

咱們就是要講阿彌陀佛，他從國王，他學佛的過程。這個過程不是讓我們學歷史，出個題目考你，法藏比丘成佛的經過你都答對了，你一百分，不是這個事。而是你要從這裡去吸取阿彌陀佛是如何成功的，什麼樣的道路，我應該怎麼樣，我應該受到什麼樣的感動，而向佛學習，將來咱們要成功，和阿彌陀佛同樣的大願、同樣的大果，這才是學佛。所以，我們是佛學院的一門課，但是大家不要忘了，在這個課程裡頭，我們所真正要學到的。所以我不考試，不是從卷子裡頭看出大家的成績，而是看你們從讀書裡頭，如何真正去學佛，這些成績，這些受用，比分數有價值一萬億倍。

正宗分是阿難看見佛放光，就問釋迦牟尼佛什麼緣故，佛就說你這一問太殊勝了，功德無量，將來眾生都因為你這個問而得度。就開始講，過去有一尊佛，名世間自在王如來，世間自在王如來那時候有一個大國主名叫世饒王。世饒王這個名號是見於《漢譯》，《魏譯》裡頭沒有。所以我們要會集就這個意思，把各譯本裡頭所有的精華之處會集到一起。這個世饒王就是阿彌陀佛的前身，因地。「聞佛說法，歡喜開解」，聽到世間自在王如來說法就歡喜，內心踴躍。所以說經典最後都是皆大歡喜，聞法之後歡喜，而不僅僅是一般的話，而且是開解。所以我們研教的人、學教的人，要讀藏，研究教、研究種種經典，這個突破叫做大開圓解。你要開圓解，不但開圓解，而且大開圓解，這就不是在書本裡頭的學問的一個範疇了，這突破了。所以許許多多經藏都是指，你也從這個指你看到月亮了，就開了圓解，都是圓融的知了佛的真實義，所謂開解就是這個意思，大開圓解。參禪的人需要悟，頓悟、證悟，三關齊破，

一關一關的破。你要是念佛也可以，一個是往生，一個是現生可以證，證念佛三昧，事一心，理一心，到理一心跟禪宗的開悟是一樣的，都是破無明。

所以修持都是自然有一個果實，能夠開顯你，開顯最後開什麼？還是開顯你本來的智慧德相。「尋發」就是隨機就發，發什麼？「無上真正道意」。無上真正道意就是發了要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也就是發菩提心。所以發心是關鍵。現在我們說修行的人，第一個是出離心，這個出離心，不光是身出家，身出家當然這一步已經比我們這俗人強了，出離了；還要心出家，慈悲心普度，不然你是小乘。再進就是菩提心，菩提心言說就不大好簡單的說了。發無上真正道意就是這些心都發了，發了菩提心，行願菩提心、勝義菩提心都發起了。「棄國捐王」，國我不要了，王位也不要了。現在我們佛學院的學生就是因為想當方丈，念念不忘，本來學習很好，在班上也是前列，現在神經失常了，心沒有出家。棄國捐王，國家、王位都不要了。所以印光大師他不當方丈，不是想做這些事情。一定想當個什麼法師，講經說法升座，天下聞名，弟子滿天下，這恐怕還都是世間的一些名利思想摻雜在裡頭。你有弘法之心，有度眾生之心，但是還有世間的名譽地位這些思想摻雜在裡頭，那都不純。所以我們要歸於純。

「棄國捐王，行作沙門，號曰法藏」。法藏比丘的純，我們在下頭可以看出來，他不但能捨棄國王之位，他不要了，就出家，叫法藏。這個法藏比丘他就怎麼樣？「修菩薩道。高才勇哲，與世超異；信解明記，悉皆第一。又有殊勝行願及念慧力，增上其心，堅固不動；修行精進，無能踰者。」這就是這個國王出家以後他的心願和行動。修菩薩道是大乘法。阿羅漢，《法華》就說這是化城，佛只是一乘法，又在方等裡頭呵斥這些羅漢、聲聞是焦芽敗種，是

腐敗的種子、焦的稻穀出的芽，不能發起大乘心，不能夠進佛國土，普度眾生。所以法藏一出家就不是一步一步的，先從小乘這樣一步一步上升，他一修就是菩薩道，就是大乘菩薩道，而且是真正的一乘法。為什麼說一乘法是最高，法藏比丘就是如此？在《宋譯》本裡頭說得很詳細，說法藏所修的是大乘第一。大乘，菩薩乘就是大乘，而大乘第一，那就是一乘法。所以《法華》就是一切都要成佛，只是一乘法，三乘之法是權說。所以說《法華》的時候，五千弟子一直跟著釋迦牟尼佛聽法，到了這個法會上五千人退席。這些人他們聽，法相、唯識早都聽過了，阿含部早都聽過了，三論，以至於方等、般若都聽過了，最後說《法華》，還有五千人，都已經培養成熟，還一起退席。所以佛法我們要知道，在無差別中還有差別。所以釋迦牟尼佛並沒有挽留他們，說「退亦佳矣」，你們退了，退了也好，不能勉強，要知道。所以佛法不能勉強，能勉強一點早就沒眾生了，都勉強咱們不都成佛了嗎？它就是不能勉強。因為你本來也是佛，這是最平等之法，人人跟佛平等，人人本來是佛，只能夠讓你自己覺悟，自己走自己的道路，自己來成佛。所以是大乘第一，因此法藏他就是直趨一乘。如迦陵頻伽，雖然這個鳥還沒有出這個蛋，這個鳥還在蛋裡頭，牠叫的聲音就超過一切鳥。所以法藏一出家他就是直趨一乘。

「高才勇哲」。才，我們常常說才能、才智，就是能和智。哲是明知。過去咱們這的教務負責人明哲法師，現在廣濟寺的首座，明哲，明知叫做哲。高才勇哲，《淨影疏》，中國最主要的一部《無量壽經》註解，它說「才謂才巧」，也就是才能，「才德過人」，才和德連在一塊。高才就是說什麼？就是說才德過於常人，所以稱為高才。「志強名勇」，什麼叫做勇？他這個志很強。這個強，一個是強大，很大志，一個是堅強，不為一切所動搖。咱們中國所

說，「貧賤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，富貴不能淫」，這一切都不能動搖你，你才是真正有志之士，這個志就強。所以它說勇是名為什麼？這個志很強，一個是很大，一個是很堅決，這個叫做勇。不是善於和人打架、鬥毆，那個不是。「心明稱哲」，心裡頭很明白稱哲。這些註解的含義都很深，我們常常隨著各個人的水平，就好像你拿一個瓢，大海的水大極了，你要取水，都隨著你用來取水的這個工具來定，能取多少。只是這麼大一個碗，我就只能舀這一碗水，多一點你也舀不來，你不能勉強，是你這個器所決定的。我們學法也是如此，看經種種，是由於你這個器所決定。心明稱哲，這句話各個人的理解就可以不同。你一個小杯就是一小杯，拿大盆就是一大盆，你拿個幾十噸運東西的船你要去吸它，等於多少噸多少噸都吸進來。這個哲指的什麼？現在說的是法藏比丘，心明，心明你也可以體會他心很明白，你也可以體會到他是明心，他是明知明見他的本心。這是《淨影疏》的解釋，「高才勇哲」。

咱們中國就這兩本註解，一個是《淨影疏》，一個是《嘉祥疏》，嘉祥是三論宗的祖師，他的註解。所以我們把這些註解會在一塊也都有好處。它說什麼叫高才？「稱逸群之能」，你這個能力，才是才能，逸群，超逸於群眾。就好像你賽跑，你跑到最前頭，你就超過其餘的人，把大夥都超過去了，你第一，你可以得金牌，所以逸群之能稱為高才。什麼叫做勇？這個勇字解釋得很好，「能自勝勝他」。自勝怎麼講？自勝是勝過自己，戰勝自己、勝過自己，這個叫做勇。確實，這真是一個勇。所以這個自己是什麼？所勝過的這個對象是什麼？這個就是使我們輪迴、使我們不能超脫、使我們迷的根本，就是這個我。人人都有這個敵人在自己腦袋裡頭，可是把這個敵人當作自己最心愛的獨生子女，自己的兒子，愛護備至。所以釋迦牟尼佛給它說了一個很形象的話，是「認賊作子」。我

們每個人都在內，你最寵愛的當然就是你自己，我的見解是對的，誰要跟我不一致我就生氣。這個嬌寶寶誰也不能碰，有人批評一句馬上就變色，恨他一輩子，就要報復。這個是賊，這稱為認賊作子。由於認賊作子，所以修行就是煮沙做飯，這《楞嚴經》的話，你把沙子煮了想成飯，那哪有那一天？說自勝者，就勝過這個賊。

所以《四十二章經》說，「慎勿信汝意，汝意不可信」。最初翻譯的經它就是選一些精華，《四十二章經》，這就是精華。你不能相信你的意思，你的意思不可信。所以一個懷抱成見的人，往往我看見很多在學問上很有成就的人，有的人根本不能學佛。舉兩個人，一個傅增湘，傅增湘十八歲中翰林，在翰林一次考試第一名，出來就是狀元，十八歲就中翰林，那是在秀才、舉人、進士之上，一生有學，當過國務總理，當然了，不明白佛法。還有一個人是張國淦，是我同學的父親，他是袁世凱的祕書長，當過教育總長，代理過國務總理，很有學問，解放後還特別把他請到北京來。他也是不能信佛，到晚年了我再看看，還是不能信。這是一種，這些他不能信。還有一種，他就是信了之後，他用他研究學問，這條路走得很熟了，來研究佛法。真要勝過你的意，你要以佛經上許許多多的教導來破除你自己的成見。所以有一位，我給他臨別贈言，我說如果你把你自己的思想做個核心，你老去看經，哪怕閱了全部大藏，你選擇一些有意義的話來加在你這個核心之上，來裝飾它、來美化它，我說你不知道你這個核心它是成癌細胞。所以我們首先要自勝。

勝他，也不是說我要超過他，而是說自己能夠克服自己內在的癌細胞，外面我要勝過一切干擾，這是外面來的，不是我自己的，這也是勝他。所以貧賤、威武、富貴、美色、黃金，種種都屬於他，還有許多邪說異端，我都能勝過，這是一種。第二種，我能幫助

別人也同樣的來破除這個我，走上菩提的道路，這個也是勝他，這個叫做勇。所以高才勇哲，這個勇字的解釋就很深了。我們就知道法藏比丘，所以我們要學佛，這是法藏比丘他成佛的道路、他的過程，這是我們的樣板，我們要善於學習樣板。我們如果是把現在這個自（我）絲毫不動它、保護它，誰要碰了它一點我就跟他拚命，那你就是走相反的道路，你不想勝過你自己。

「壞邪見之明，所以言哲。」他能破除邪見，他有智慧。這個見大家要知道，捨身容易捨見難。所以我們一定要很小心，不要叫它形成一個邪見。你把頭目腦髓拿出去給人都容易，你要把你心中的邪見捨棄是非常之難。他自己能夠把這些邪見都給破壞，不但不拿邪見當主人、當發號施令，而且把邪見都破除、消滅，稱為哲。所以高才勇哲這四個字，咱們中國這兩種古的註解講得很深入。

「與世超異」，高才勇哲不是一般的勇哲，在世間他是超出來，他是非常奇特。《會疏》，這是日本人的解釋，日本人的著作，他說「不常人所及」，這就是日本人的文法，不常人所及，咱們就不習慣了，就是非常人所及，不是常人所能及的，加個不是，白話文就懂了，不是常人所能及到的，所以說他與世超異，這是日本《會疏》的解釋。這個解釋我們引了三個，兩個日本人，一個中國人。《淨影》，它這個解釋說，為什麼說與世超異？因為「此德孤出」，所以叫做世超異。這些古德註經我們要知道，它是一個字一個字都甚深甚深，所以能夠讀古註的人盡量讀古註，近人有好些人，水平確實遠遠不及古人，就是這樣。此德孤出，孤是孤獨、孤單。此德孤出，要理解這個孤字，我們用禪宗的話來理解，比較可以深入。現在臨濟兒孫遍天下，現在廟裡的出家人都是稱為臨濟的後代，都是臨濟宗。臨濟的話，他說了四個字，「歷歷孤明」，孤就是這個孤字，明是光明的明，歷歷就是下面一個止字那個歷，歷歷，

兩個歷字攔在一塊。孤明歷歷稱為明，孤明歷歷說的什麼？說的人的本心。我們修持，首先應該如何？就是要保持著使得自心是孤明歷歷。孤，什麼都沒有，只是明，所以稱為孤明。它這個裡頭就是無所住，就什麼都沒有，孤；然而生其心，它還是明，孤明。歷歷，清清楚楚叫做歷歷，歷歷分明。所以禪宗開悟是了了見無所見，無所見了了見，歷歷分明（是歷歷分明的那個歷，不是日曆的曆），一個是這個解釋，一個是相續。所以到禪宗起碼是破初關、破重關的境界，孤明歷歷。此德孤出，他稱讚，為什麼說與世超異？為什麼說世間超異？因為他能夠達到這個孤，這個德是個什麼德？是個孤明歷歷的德。

底下把這個「世」字也講一講，大家也同意我這個講法，好像我們故意把這個往深裡講，底下我們再把這個日本《合贊》來說那就清楚，就同意這些解釋了。《合贊》也是個日本人著作，這個地方它說得很不錯，它說什麼叫做與世超異？所謂世者，可能是說法藏這個時候的發心，因為他底下就要發心了，已經是地上菩薩的地位。在登地以前都叫做世間，所以與世超異這個世字不是說和世間的人他突出，他是與地前的一切他超異。地前，在登地以前都稱世間，登地的菩薩才稱出世間。《阿彌陀經》講，「一切世間難信之法」，世間也是講的這個世間，不是說人難信、畜生難信、天難信，阿羅漢、緣覺、地前的菩薩都難信，所以說一切世間難信之法。剛才說，大家對於淨土宗他自然是如此，是一切世間難信之法，這個世間不是光說的是人類，本來是這個話。所以真能信淨土的人，你就要知道自己，你應該自己要覺得，我這個肩頭很有責任，應該不要太低估自己，一切世間難信的我能信！難信能信，底下就要知道自己不是小器，是個大器；你是很大的一個器，海裡頭只舀了一滴水來，你不辜負你這個器嗎？所以這麼來看，這個地上，因此他

孤明歷歷。此德孤出，就不要像一般講。如果一般要講，他比世間都強，他很高才、很勇猛精進、很明哲，這就很泛泛的帶過去了。這個地方就很深。所以我們也不能像泛泛的這種情況我們就滿意，我們的修持也是要走這個道路。「識心達本，解無為法，名為沙門」。現在大家弄的都是有為法，你得了解無為法，識心達本，才叫做沙門。所以大家要知道，我們不要隨著世間，世間有很多說法是把佛教庸俗化，我們要還它本來面目，不能把這個庸俗化的東西當作至理名言。這就是高才勇哲，與世超異，是超過這個世間。為什麼超過這個世間？他德孤出。這個德是什麼德？它後頭說明哲，哲是心明，就是識心達本，在這方面，這是主要的。

《合贊》它用一個疑問的話，就是不敢十分肯定，它也覺得法藏這個時候應該是地上，但是它又不敢肯定。為什麼？因為中國的《淨影疏》這個時候先作了一個結論。所以對於法藏當下這個時候到底是一個什麼水平，過去是有爭論的，一種是像《淨影》所說的，《淨影》說，「今尋發無上心」，尋發無上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，「是地前世間行」，是在登地以前。地前叫三賢位，先是十信，十信之後十住（住位有十個位次），十住、十行、十迴向，這三個十是地前三賢，三賢的位次。到了十地，初地到十地，這地上。說地前，雖然是賢，稱為內凡。而在這裡就叫做外凡，現在這個凡夫是外凡，不是說出了家你就算不是凡夫。深刻的說，你登了地前三賢才是內凡，三賢以下還是外凡。所以它說這個時候法藏還是地前，它說地前三賢位哪個位次裡頭。底下，後來就發四十八願，後頭他發願，那才是地上的出世間行，它把這分成兩段。在日本，義寂、望西都是日本的註經家，他們是屬於這一派的。

至於中國的曇鸞，這大祖師，曇鸞，淨土宗的曇鸞、道綽、嘉祥（大家都知道嘉祥是三論宗的祖師）、善導（善導大師是淨土宗



的祖師，日本對於善導是最尊敬了），還有日本的《甄解》等等，都不贊成這個說法。「《甄解》破《淨影》曰：說有前後，發心無有二，唯是一發心也。」它說前後兩度法藏都在發心，是有前有後，實在是說他當時所發的心沒有兩個，是一個。所以它的主張是什麼？它就主張這個時候也是地上，就在這個時候法藏已經是地上菩薩了。「《甄解》復云：其龍樹大士為初地，或為八地」。這個話的意思就是說，龍樹認為法藏或者是初地，或者是八地，這個裡頭之間不肯定，反正地上。總之法藏是從果向因，我們過去講了很多，從果向因，到了果位，但是他還有他度生的本願，他還示現菩薩的行來度眾生，這叫做從果向因。所以在這個法會之上，文殊、普賢等等這些菩薩都是，不但釋迦牟尼佛是從果向因，這些大菩薩也都是從果向因。而且我們又談到，這個法會聖眾都是咸皆遵修普賢大士之德，這裡都是從果向因，都是從果位而示現為因的地位來弘法利生。

它這個地方就說，法藏當年也是從果向因。這個說法是有根據的，《法華·壽量品》說，釋迦牟尼佛實在成佛以來，「無量無邊百千萬億那由他劫」。我們不要以為釋迦牟尼佛成佛是剛剛二千多年，一個曆說法三千年前，現在所流行的曆說法是二千五百年前，看來三千年前還是有根據的，但現在說二千五百年前時髦一點。因為從中國那個時候一接觸到，那時就把釋迦牟尼佛誕生的時期我們就折算了，折算成中國的時間，推算為周代什麼時候降生。而中國這個曆，這個年歲，從甲子這麼推算過來一直沒有錯，一年也沒有錯過。所以從那時候的推算，那時候水平也是很高的，推算不會錯，中間從來沒有錯過，因此三千多年是比較可靠。至於二千五百多年是怎麼來的？時髦一點，是根據印度它集結之後就在那個貝葉上點個點，集結一次點一個點，數那個點，根據那個點數下來是二千

五百多點，到現在是二千五百多年。但是印度中間經過多少次變亂、多少次戰爭，經過英國的統治，這個裡頭他能每年還去點點嗎？所以根據這個點點，又是貝葉上頭種種的，數那個點來考證佛的這個時間，我們覺得還沒有像咱們中國這個可靠。這順帶的說一說，談到這個。實在就是說，不管他是二千五百年還是三千年，總之不是這麼一個時間之內釋迦牟尼佛才成佛，釋迦牟尼成佛實在是無量無邊百千萬億那由他劫之前就成佛了。

而且釋迦牟尼佛還說，在久遠久遠無量阿僧祇劫前，釋迦牟尼佛和阿彌陀佛都是當時大通智勝如來的王子。大家讀《法華》就知道，他有十六個王子，釋迦牟尼佛和阿彌陀佛當時是弟兄，都是十六王子之一。所以說釋迦牟尼佛成佛以來是塵點劫，阿彌陀佛成佛也是塵點劫。所以法藏這個地方是從果向因，就是說這個說法是對的。所以我們對於彌陀，說成佛以來於今十劫，底下我們就要說（佛是無所從來亦無所去，但是為了示現於眾生作如是說），既然是從果向因，這個時候法藏的水平在地上就很自然了。

再有就是，「信解明記，悉皆第一」。「信」是信受奉行，我們信受。《大乘義章》說，「於三寶等淨心不疑名信。」我這個心很清淨、很乾淨的，我相信，沒有懷疑，就叫做信。這是信字的解釋。信很重要，晉譯《華嚴經》說，「信為道元功德母」，信是道的根源，是功德之母，你要得功德，它的母親就是信。「解」是了解、開解等等。所以《華嚴》一部經講信解行證，你要有信解才有行證。「明記」就是記憶很分明。「悉皆第一」有兩個解釋，他這個信解能力是至高無上，誰都比不了，這個叫做第一。再一個解釋，他所解的都是符合於第一義諦，不是你說有我就著有，你說空我就著空；你說始教我就是只是停止在始教，你說小乘我就停止在小乘，都是第一義諦。所以到了圓人就法法皆圓，沒有一個法不是圓

頓法，就是圓人法法皆圓，法藏比丘他所說的一切法都是第一義諦。這是一樣的，這兩個解釋並不矛盾，同時並存，因為他所解都是第一義諦，所以人就不能及，的確是不能及。

「又有殊勝行願及念慧力，增上其心」。這已經高才勇哲，又是信解明記，悉皆第一，他還有很殊勝的行願。殊是特殊，勝是超過，我們說超凡絕俗的事稱為殊勝，稀有就稱為殊勝。行願是指的心願和身行。要從行願、菩提心這兩個連在一起說，行願原來是指的一件事，現在我們把它分開說兩件事，這是更普遍化一些。行是指的身行，願是心願，這兩個互相幫助的。《菩提心論》說，「求菩提者，發菩提心，修菩提心」，發菩提心是願，修菩提心就是行。所以我們要有願也要有行，信願行三資糧缺一不可。過去的照相機，三條腿的架子，三條腿你一條腿不能缺，一缺就倒了。在信願行之中阿彌陀佛稱號大願王，淨土法門就是靠阿彌陀佛的一乘願海，阿彌陀佛的大願是海。為什麼說是一乘願海？是讓一切眾生都成佛，所以這是一乘法，一乘的願海。淨土法門也以信願持名為宗，這就看出這個願字很重要。願字是自覺覺他的關鍵。我們可以說，一個願字它是從信來的，既然你肯發這個願，你願意來辦這件事，你就相信這件事是對你有好處的，你就對它有信心，你才願意去做。你真願意之後，你必定有行動，這個願字就反映了你信心的果實，而且它必然要帶動行，所以這個願字就是一個關鍵。「大願能生大力」，所以我們常常說大家要發願，這個大的願能夠產生出大的力量。所以這個殊勝的行願，他這個願也能產生願力，它就跟著這個念力、慧力在一塊，都來做增上的因緣，「增上其心」，這是我們說的願。

再者，什麼叫願力？《淨影疏》說，「起行之願，名為願力。」能帶動你的行動，這個願就叫做願力。《會疏》，這是日本人的

著作，它說願力是什麼？因為你有四弘誓願，你就能夠去莊嚴清淨佛的國土，你就能夠建立佛的國土，成就眾生。由於四弘誓願能產生這個結果，它有這個力量，所以就是願力，就拿這個做為比方。現在法藏菩薩他有殊勝的願力，不是殊勝行願嗎？殊勝的願力，沒有能趕得上的，他稱為大願之王。因為他還有念力、慧力。念力、慧力是什麼？這是五力裡頭的，五力就是信力、精進力、念力、定力、慧力。我們講五根、五力，五根就是這五樣事情，信、精進、念、定、慧，這五樣使這五根它能夠產生力量。龍樹菩薩的《大智度論》說，「五根增長」，信、慧等等它增長，因為我們修持就要使得這些增長，增長不為煩惱所壞。人在世間總是有些煩惱，煩惱一來就退，就進一退九，但是你到了有念、有信、有慧、有定，煩惱不能動搖你，這個就叫做力，成了力就好。現在大家不是說不信，也不是什麼都沒有，有一點，但是禁不起煩惱。有一個老和尚來，他是希望有人去，在美國很好，缺少兩個助手。在國內大陸選了兩個年輕的僧侶到美國，到了美國之後，一個你不會說英文，你不會開汽車，你一點用沒有，寸步難行。就學英語、學開車，這兩件事情學會了，這兩個不是和尚了，他為這個環境所動，沒有力。你要是真正能夠不受這些煩惱，你才有力量，你哪一件事，你的信心怎麼情形之下都不動搖。有一些人奇異功能一來就新鮮、好奇；和尚廟裡，南方有的也練氣功，不相信自己。所以這些事情，往往一陣風來就動了。這叫做力。還有就是「天魔外道不能阻壞」。煩惱不能動你，天魔外道，剛才我說這些奇異功能實際上很多都是外道，看他能治病，看他有奇異，看他有些什麼特殊的事情，就保持不住原來的信念。所以力就很重要。

再具體講，這提了念力、慧力，就這兩件事情非常重要，五種之中就拿這兩種做為代表，所以有殊勝行願及念慧力，把念力、慧

力單獨提出來。念力是什麼？靈峰大師說，「念根增長，成就一切出世正念功德」。他說念根增長就能夠壞邪念，而且出世正念的功德增長，它這個力量能使他增長。所以只有念力能破邪念，能使正念增長，出世功德增長。慧力呢？「能遮」，遮是止，能夠止住「通別諸惑」。通惑是見思惑，是大乘、小乘都共同的，都有見思惑，你就破見思惑。阿羅漢就是因為破了見思惑就證阿羅漢，稱為漏盡。之上還有塵沙惑，還有無量眾生的病，無量眾生治病的方法，他都不知道，還有無明惑，這是別惑。這不是跟小乘共同的，這是別教的，這是大乘所有的，稱為別惑。所以你的慧就是能破這個共同的就是通，特殊的就是別，就是把見思、塵沙、無明三種惑都可以止（不是根除，根除很難），能夠止這些惑，同時能夠發起真的無漏，無漏的智慧。所以慧字很重要，慧力。如是這些力在法藏比丘身上都很殊勝。

增上的含義，就是我有個力量能幫助它長叫增上。比方我們說給植物施肥、澆水、陽光，都很得法，它就長了，就是說我們用這些方法使這個植物它增上了，增上有這個意思。再說我們要注意的，增上什麼？增上其心。這所用的增上其心就使我們想到《金剛經》說的，「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」，這是增上其心，那是而生其心，這兩個其心是同樣的。所以所增上的是什麼？所增上的正是《金剛經》所說的那個無所住的心，其心，其心就是每位當人你的自心，你自己本妙明心，不是你要破的那個妄心。現在咱們在當家作主的是妄心，你認賊作子，大家都是妄心在用事，在為賊做奴隸。所以我們說是可憐憫者，就是在這。我們自己的本有妙明明心就好像在那運動中靠邊站，它也並沒有什麼，但是它靠邊站，它沒有發言權，它也睡著了，一點作用也沒有；但是這個發號施令的是你的敵人，可是你不知道，你認賊，這個強盜、這個敵人你認為它是兒子，

你認為它是自己。所以咱們是可憐，迷就迷在此處。

所以現在我們這一切法，千法、萬法是一個法，「歸元無二路，方便有多門」，在方便門中有種種門，真正登堂入室，能得道只是一個，只是一件事情，沒有兩件事情。所以你修什麼，你不能夠符合這個門，你永遠是門外漢。增上其心，這個心是本心。《心經》就說，不增不減，不生不滅。怎麼而生其心？不生不滅，你生什麼心？不增不減，你增什麼心？這個意思說，確實是不增不減、不生不滅。現在正是對我們凡夫說，凡夫剛才我不是說你的本心靠邊站了嗎？也就是譬如一個明鏡，讓很多髒東西給它弄髒了，你不能照，你的照用一點也沒有了。所以我們就要來擦這個鏡子，那個髒擦掉了光明就顯現。因為光明不從外來，在不能照見的時候光明也沒有損失，把它擦乾淨光明也沒有從外來，也沒有增長，這個說不增不減。但是在你沒有擦之前你不能照，現在你能照、能顯現。所以這個而生、而增都是指的在顯現方面說，對於本體上說就沒有生、沒有滅、沒有增、沒有減，在地獄中它也不減，所以你也無所增加。所以這裡說的增上是指修德來說，修德有功，性德方顯。本性之德，本性之德需要有修德才能使得它開顯，這就出現增上和生心。它本來是不生不滅、不增不減。

而且是「堅固不動」，他這個心就很高了，這個心而且是很堅固。《金剛經》就表明這個智慧，它是非常堅固，能破除一切，不為一切所破。譬喻就像咱們世間的金剛石，它的硬度是十，別的東西硬度都是九，所以他可以用這個鑽石刀子裁玻璃，用金剛砂可以磨寶石，它是最堅固的。所以拿這個做譬喻，能破一切，自己不為別的所破，這個叫做堅固。怎麼說不動？《金剛經》說「如如不動」，前頭一個如字是動詞，後頭一個如字是名詞，老如那個如，在這上沒有動搖，心中老是如這個如，如如不動。不是說心中是個死

疙瘩，一點都不動搖，那麼僵化，說它空，什麼都沒有。本來空，什麼都沒有，不動。如果是那樣的不動，桌子就比我強，你罵它，它也不還嘴，它不動。所以不是槁木死灰，槁木死灰就錯了，是如如不動。如如者，如如中生氣勃勃，但是它如如，而無所動。不動者，不動於如如。所以堅固不動我們這麼解釋，跟前頭都是一貫的。

而且是「修行精進，無能踰者」，精是純，進是進步。《慈恩上生經疏》，窺基也是法相宗，法相宗的兩位祖師，玄奘翻譯了《阿彌陀經》，第二代是窺基大師，作了《阿彌陀經》的註解。後代他們有些法相宗的人看不起淨土宗，這個就是說他們和這兩位祖師不很一致，可以這麼說。窺基大師註解的這個經都成為佚書，跟曇鸞、道綽的書都是中國一個時期的，都沒有了，近年才從海外我們又找回來，所以在明代有很多人都不知道這些書。窺基大師的《阿彌陀經通贊疏》對於淨土宗理解很深。「精進」兩個字，窺基大師的解釋，《上生經》是《慈恩上生經》，這是法相宗的根本經，他們都要生到彌勒淨土。精是精純，沒有惡雜；進是升進、上升，不懈怠，修行精進。踰是超過，沒有能超過的。這就把世饒王在世間自在王如來的時候聽見佛說法，他就不做國王，做了出家人，他就是這樣的一個表現，這一切一切修行精進，悉皆第一。

他就「往詣佛所，頂禮長跪」，到世間自在王如來那裡去，給佛頂禮。頂禮就是要把這個，我們往往現在是手這樣一翻，就是接這個佛足，把佛最低的是足，我們最高的是頭，把佛最低的足擱到我最高的頭上面，表示對佛的崇敬，頂禮。長跪就有兩種跪法，一種長跪是兩個膝都跪下叫長跪，向佛合掌；像《金剛經》須菩提那個跪法，右膝著地是單腿跪，那個就叫做互跪，是另一種跪法，兩種跪的方法。這都是當時印度通行的禮節，佛並沒有另外制定一些

禮節，合掌也是，都是那時候原來的禮節。「即以伽他讚佛」，做個偈子。偈子的字都是同樣的長短，而且有音韻，可以唱的。經中有的時候白文說了之後說長行，然後就來個偈子，有的時候重複，有的時候偈子中又有發揮，《無量壽經》也有這個情況。這個偈當時是可以唱，用音樂，通過音樂，這種可以感人，也很莊嚴、很清淨。同時這個偈子它文很少，而意思含得很多，所以常常用這種形式。這個時候法藏比丘對於所說的話，他是用伽他的形式，就是一種偈頌的形式來說的。

一上來就說，「如來微妙色端嚴，一切世間無有等。光明無量照十方，日月火珠皆匿曜。」讚佛的色身，讚佛的光明，我們先談這四句，稱讚世間自在王如來。佛都是如此，他是尊敬佛，所以佛佛都道同，每個佛都是如此。而且他一讚歎，一個是從內心真實發出來的，再有，他的讚歎是稱如來之量。大家常常對於佛，實際是把佛，我常常說佛教徒懂得什麼是佛的人很少。我常常說，你們說，你們心中的佛是什麼？你說。你說完了之後，我就會告訴你，你腦子中那個佛是上帝，是耶穌教的上帝，最智慧、最公正、最獨一無二，超於一切，如何如何，就是耶穌教說的那個上帝，不能超過上帝。所以真正認識佛還是不容易的。他說頭一句，「如來微妙色端嚴，一切世間無有等」。這個偈子是七言的，是唐宋譯的形式，唐宋二譯都是七言，而且內容和文字都好；《漢譯》是五言，最流行的《魏譯》是四個字一句，《吳譯》就沒有這一段文，所以你看這五種譯本差別很大。這個地方採用了唐宋譯的形式，因為一方面是多數，你看五種譯，這兩種都是七言，多數。所以會集我們看起來精神，一個是多數，一個它殊勝，它比較好。因此這個會集，我們讀這一種，不但有遍讀五種的功德，而且超越了我們這種遍讀的功德。因為我們不善於總結，看了之後什麼都在腦子裡頭，都替我



們選擇好了，五種的精華。所以這個經在海外大印，夏老師的會本，到處在宣講，在國內我們這在講，南普陀也在講，一南一北。慢慢的情形會好起來。

第一段就讚歎佛的功德。微妙，微是細小、是精妙，微一個是小的意思，一個是精妙之義。中國最老的經書，四書五經裡頭講，「人心惟危，道心惟微」，人心很危險；道心，這個道的心、覺悟的心很微，就是微細的微。這就是精微的意思，很微妙，不很可知，又很細，不可見，說這個微。妙就是好、善、精，讚美之詞，這個妙字它就有不可思議、不可比的意思。所以智者大師在講《妙法蓮華經》的時候，講經題花九十天的時間講了一個妙字，所謂「九旬談妙」。這個妙字有種種的，所以《法華》也說法都是沒有不妙的，而單以妙法來名經的當然是《妙法蓮華經》，這點是它的特點。「如來微妙」，微妙摺在一塊就是精妙到極點。「色端嚴」，這個色是指的色相。《法華經序品》說，「身色如金山，端嚴甚微妙。」佛的身色、色相，所謂三十二相八十種好。三十二相八十種好是應身相，報身相那就是無量的相好，所以色端嚴。「一切世間無有等」，這個世間應該說地前的都是世間，不光說是人類、天上沒有，這一切世間，一切地前的菩薩，一切地方、一切處，沒有能相等的。我們這個讚佛偈，「十方所有我盡見，一切無有如佛者」，就是說一切世間無有等。

「光明無量照十方」，佛是無量光，佛都是有光明，阿彌陀佛是無量光，其實別的佛光明也是無量，普照於十方世界。佛光所照之處，日、月、火和珠都匿曜，匿是隱匿，藏起來了，它的光芒就不顯現。月明星稀就是這個道理。今天大好月亮看見星子就少，月亮不出來滿天是星，這就是因為月亮太亮，別的星子光很微小，它就匿曜。匿曜就是這個意思。因為佛的光明很盛，不但是月亮匿曜

，太陽的光也匿曜，咱們這有火，火是很亮的，火的光也匿曜。珠是指的摩尼珠，就是震路末尼，印度話是震路末尼，震路末尼就是摩尼珠。摩尼珠稱為如意珠，這個珠放大光明，而且這個珠能夠讓大家如意，得到如意的一些勝妙之物。《會疏》就解釋，天下至明的東西、最亮的東西，沒有大於日月的，普照萬方；說到光最亮，一切中最殊勝無過於摩尼寶的了。至於在佛光之中它的光都不顯，這就是讚歎佛光的殊勝。

底下更顯出佛的不可思議，「如來能演一音聲」，如來用一個音聲，只要演一個音聲，「有情各各隨類解」，種種的有情，每一種都可以隨他的本類他都理解，就這兩句。這就是什麼？這就到了《華嚴》事事無礙的境界。所以我們前頭序分就說，這個經是事事無礙的境界。在一個音聲之中，我們說話，方言不同就不行，不要說外國人不懂，有的人說話有點口音，那個聽的人就不懂。正果法師的話是很好懂，我們聽很好懂，因為我們跑的地方多，居士林很多人就聽不懂。你要再說咱們到廣東去，廣東人就聽不懂。我到過廣州、香港，你跟他說英文他還行，你要說北京話還湊合，你要稍微帶一點什麼天津味或山東味、保定味就不懂了，南方話什麼的，很多很難懂，有很多話簡直不懂，跟外國人一樣。方言不同，就沒法子。還有知識水平問題，他的知識水平很低，他就沒法子懂。所以我們這個語言就很有障礙，不但方言問題他聽不懂，還有咱們講到佛性，我們跟他說孤明歷歷、說如如不動，他水平不夠，他聽了莫名其妙，不知你說什麼。因為我們是人的語言，不是佛的語言。而現在佛的一個音聲，每一種不同的眾生，包括蒼蠅、螞蟻都懂。所以《大乘莊嚴寶王經》，佛的度生，佛放光明，大家問為什麼佛大放光明？說觀世音菩薩要來。觀世音菩薩怎麼還沒來？佛說他在度眾生，觀世音菩薩這時正變一隻蜜蜂在廁所裡頭，對著廁所裡面

的蛆在說法。所以要知道各類的眾生佛菩薩都在普度。而佛以一個音聲，使各類的眾生都能聞佛、解佛所說的法，這種妙用是無窮。而且在一個音聲之中，根據《華嚴》，能夠具足無量的功德。能演一音聲，他隨類解，這一個音聲解什麼？就是一個音聲之中就含了無量義。一就是無量，無量就是一，所以《華嚴》講一多相容。這都是超乎世間常識的，這些道理，也超過世間一切學問，這個在前頭概論裡都講了。有很多也可以從科學上得到解釋，不但是全體包括局部，局部包括全體，科學有證明，實際上有證明，不是個玄說。愛因斯坦就把空間、時間、物質，我們這些常識都給我們打破了，這是人類的錯覺，科學家說的。所以大家可以大膽說，這些地方我們可以大膽說這是科學，你不要以為這是玄學、這是哲學，這是科學。

剛才我說一個音聲有無量，這也是局部包括全體。現在有全息照相就是這樣的。全息照相這個底片你把它砸碎，取得一個小渣，激光通過它出來還是整個的。原來裡面照的是張三，出來的形像還是張三，本來全部底版所包括的，一個小渣也包括，局部包括全體。數學也證明，從數學來證明，在你所集的數學項目到了無窮多之後，你每一個項目就包括你所有的項目的全體。所以一個留蘇的學生他不懂，他來問我。當然數學的證明他是沒有懷疑，但是這個道理他不懂，我說這個道理佛教早講過了，這不是新鮮的道理。所以我們這些道理，正是由科學上面慢慢發展，來給咱們做一些補充。所以我們要有信心，就是科學愈發達，佛教愈昌明。不要以為科學發達，我們都不對，我們都要上火星，我們都到宇宙了，就以為佛說的都不對。再說太空這些都證明佛就是對的。太空中有無量的中微子，中微子比電子小不知多少億倍，多少英里厚的鋼板都能穿過去，而這個彌漫於空間，就是微塵。世界碎為微塵，一個大爆炸，

世界就爆炸成微塵，微塵聚合了就是世界。科學的這種論斷跟咱們佛教的說法，尤其世界碎為微塵，微塵聚為世界，這個說法都是一致的。所以我們要相信，信心十足。

這就是說一個音聲能具足。所以《華嚴經·普賢行願品》，大家常念的，「一切如來語清淨，一言具眾音聲海」，一個語言裡頭有眾多音聲的海洋，「隨諸眾生意樂音」，隨眾生心意，你所喜歡愛聽什麼你就聽到了，每一個都流露出佛的無量辯才，在一個音聲之中，這都是顯出事事無礙的境界。事事無礙的境界是圓教所獨有，所以天台判教是四教：藏通別圓；圓教判教是五教：小始終頓圓，是圓教所獨有。每一個都有這樣殊勝的妙用，每一個音聲之中都可以流出無量無邊的真實義，使眾生能夠得聞、得解、得度，這正是《華嚴經》所獨有的十玄門中的「主伴圓明具德」，一一都圓明具德。因此說《無量壽經》就是中本的《華嚴》，《阿彌陀經》是小本的《華嚴》。我們不能夠，因為這個經是多次的說，在方等時也說，就把它看成是方等，實際是圓教的境界，跟《華嚴》是一部經。

上面讚歎的什麼？讚歎如來的語密，音聲。底下讚歎佛的身密，佛的身，「又能現一妙色身」，這個身體，「普使眾生隨類見」，讓眾生都隨你本類可以看見。俗話說狗眼看人低，狗牠就敢咬人，牠看到人都很低，自己很大；馬看到人很高大，牠就讓人騎，牠眼睛不同，這個確實是。經上也說，動物所看的，譬如像蒼蠅是複眼，很多很多，一看很多，牠好多好多眼睛，這眼睛是不一樣的。釋迦牟尼佛當年在這個法會上，大家所見也都不一樣，各各隨類見，有的時候說世尊報身的高大，多少多少由旬。我們的眼睛看不出一由旬，看不到四十里地。譬如上北海，你就拿你的視力為半徑，你看就是一個圓圈。那真是一個圓圈，實際沒有這個圓圈，圓圈怎

麼畫的？是你的視力，你的視力就那麼長，這個成了半徑，你一看一個圓的。其實怎麼可能是個圓的？有邊。用佛的身來說有五種，一是法身，從這個法身就流出一切，法身是佛所證的。報身，菩薩才能見，就說高大微妙，其他的眼睛不能見、不能識別；就說多少多少由旬，咱們眼睛半徑就只有那麼大，視力看到的這個距離，你一根汗毛都看不到頭，你怎麼能看得見佛的報身？而那個微妙，那個精細程度，就好像蒼蠅腳上有很多微生物咱們眼睛看不見，它太小了。太大你也不行，太小你也不行，所以這個眼睛它就是有限。一切都如此，我們眾生能看見的都是一小段，你看的光也是一小段，七色之中，紅以外、紫以外你都看不見；聲音你也只能聽一小段，超聲波你聽不見。什麼叫超聲波？有這個波動，聲音的波動，可是你聽不著，太低你也聽不著，你只能聽一段，很窄的一段。一切都是一小段，現在眾生往往是根據這一段來評定一切，承認這一段實際是有的，這一段之外是沒有的，這是很不科學的看法。

第三是應身，像釋迦牟尼佛這樣就是應身。示現作佛，應化作佛，這是應身。就是應身，當時在印度，大家看的也不一樣。四是化身，化身是變化之身，他就不一定表示我作佛了，還有種種的化現，如魚籃觀音等等的。密宗還立一個叫等流身，等流身更是隨著一切種類的眾生，他都可以看到他同類的這些相。等流身，譬如像過去，現在不大見了，過去人要死了之後，到那個鋪子裡糊一個開路鬼，好高大，一丈多高，藍臉的，一個開路鬼。不知道這是觀音菩薩，是觀音菩薩現的面燃大士，藍臉，很高、很凶，嘴裡頭噴火，他要在地獄中去度眾生。在地獄中去度眾生，他就要示現成跟地獄眾生差不多形相的，現在大家說是開路鬼，其實是觀音；還有也可以變成，剛剛我們說的，觀世音菩薩要給蛆說法，變成了蜜蜂，都屬於等流身。所以這個身有五種：法身、報身、應身、化身、等

流身。

「又能現一妙色身」，現一個身，而使得眾生各各隨他本類都見了。現了一個身，菩薩見就是報身，其餘看的是各種身，應化身，動物、鬼等等，看見是等流身，各各隨他的類，動物看見就是畜生的身。現畜生身來度眾生的還是很多，剛才我說的觀音是經典說，不是人間的事。人間事情也有，這些菩薩都示現。有個人在路上走，碰見一個和尚問他說，你到哪去？他說我到哪去。他說你去那，有我一個老朋友，你給我帶封信。他說可以，這事我可以給你做，就替那個和尚的信就帶著。到那個地方，他這信上寫著找薄荷，打聽，這裡有個人叫薄荷嗎？怎麼找也沒這個人。他說別人親身叫我給帶信，怎麼沒有？有人說，我們這個豬叫薄荷，是不是牠？喊薄荷、薄荷，那豬就跑來了。他就說有人給你的信，牠就像人似的站起來把那信一接，一接把它一吃，吃完牠就死了。這個豬就很特別，豬都要殺，為什麼老不殺牠？凡是要被殺的豬，牠都知道哪隻豬要被殺，頭一天就跟牠老在一塊咕嚕嚕嚕談好些，第二天被殺的那頭豬一點也不叫、也不鬧。大家說這很有用，就老留著牠。牠就這麼來度化這些豬，稱為薄荷。這封信是告訴牠，牠該回來了，牠再不回來就要迷了，該叫牠回來了，結果牠一吃就死了。所以有種種的因緣來度眾生，各個裡頭都有菩薩在救度眾生。佛就可以現一個身而有其種種在各界，各界的眾生都能得見。這一個身而能這麼普現，示現一個身而能讓大家做種種的福蔭、種種的饒益，這個不可思議。

上頭是讚佛，底下就要發願，就發起這個大的誓願。他願意是什麼？願意自己要攝集佛土，「普利眾生」，讓大家很快成佛。發願是很重要，《普賢行願品》說，如來的功德多少多少劫去說都說不窮盡。咱們要成就這個功德怎麼樣？你就要有十種廣行願，所

以這個願非常重要。藕益大師（就是靈峰大師）說，「非信不足啟願」，不是信不能啟發這個願，「非願不足導行」，沒有願你不能夠引導出正修行。省庵大師，這是清朝人，也是蓮宗的祖師，他說「修行急務，立願居先」，修行中重要的事，先要有願。「願立則眾生可度」，你要立了願才有眾生可度；你根本不想度眾生，像阿羅漢似的，那就不可能，就涅槃了，不度了。「心發則佛道堪成」，你必須得發菩提心，你發心才能成佛。底下省庵大師又說，「欲學如來乘，必先具發菩薩願，不可緩也。」具發就是要全發，菩薩這種大願你要全發起來，你不可以慢慢的，不可以緩慢。

底下就是要求自覺覺他，在自覺覺他裡頭這就看得很清楚，他這裡很重視自覺。這個自覺就跟阿羅漢不同，阿羅漢自覺就是自覺，這個是因為覺他，所以首先要覺自己。我們要使別人覺醒，要把別人叫起來，你還在睡，你怎麼可能？你自己清醒才能叫別人，你首先得自覺。為什麼求自覺？主要是為覺他。所以我們要度眾生，首先就是要自覺。現在很多人，度生之心未嘗沒有，但是真正要想自覺，剛才說，得像法藏比丘自勝。你還渾身的毛病，自己還是迷迷糊糊的，總是想自己要去弘法利生，當導師，這個想法確實不切合實際。你就想當大夫給人治病，你是不去研究醫學，既無理論的學習，又無臨床經驗。我常說你這要去當大夫，你犯兩條毛病，一個是無照行醫，一個是庸醫殺人，你這只有庸醫殺人。所以這個事情我們就是說，真要負起責任來就是這樣，我們要求自覺。

他說「願我得佛清淨聲，法音普及無邊界」。這是我們要求佛所有的，也是願意自己有這個功德，這些功德是覺他的功德，我們要求我們如佛那樣能夠覺他，願我得佛這種音聲能夠遍及無邊界。界字，我們說三界，這個界字的解釋，我們可以用俗話來說，各界人士。各界人士，這個並沒有一個什麼框框，這人是教育界，這人

是體育界，這是政界、這是軍界，這個界就是很抽象，但是它又很具體，我們說無邊界就這個意思。

法音遍及無邊界，我們在宣揚什麼？「宣揚戒定精進門」。六度中本來還有三度，還有布施、忍辱、般若，他就用三度代表六度，戒、定、精進。如佛這樣遍及無邊界來宣揚，這是以三度代表六度，就用六度來教化眾生，讓眾生能夠「通達甚深微妙法」。我們不僅僅就是在前五度，能知道布施、能知道打坐、能知道持戒就算了，要通達甚深微妙法，那就有般若。讓大家識自本心，知道是心是佛、是心作佛，淨土法門無上甚深微妙法，讓眾生能夠了解。

底下就要求自覺，願我怎麼樣？在自覺中頭一個就提出智慧，所以我們這個智慧是首要的。所以我們修行就是要以，我常常這麼提，也有很多人贊成，我們修行都要以智慧為導，淨土為歸。不管你學什麼，你要根據智慧來引導你，而不是憑著自己的意思去自己自作主張。以智慧為前導，知道甚深的般若，處處以這個為導引，這樣才不至於陷入魔境。魔境，種種的魔，目前正是群魔亂舞的時代，你如果沒有智慧做為前導，你隨時甚至於可能你已經魔那都給你登記掛上號了，所以我們要有智慧。淨土為歸，你真要能了脫生死，要能真正給眾生真實之利，你離開淨土沒有其他的法門。就算你是很高，文殊、普賢不是更高嗎？他也求往生！要給眾生做帶頭人、帶路人，要以身弘道。你度眾生，你除了這個，你還有什麼方法可以度眾生？都好，沒有一樣不好。真是都好，但是在眾生根器來說就有他適應不適應的，你拿不適應的給他沒有用，所以就要以淨土為歸宿。所以普賢菩薩在一部《華嚴》是十大願王導歸極樂。最高的一部經典，最後的總結，導歸極樂。所以我們也得這樣，我們要以般若為導，淨土為歸。

所以一上來就願意「智慧廣大深如海」。我們天天大家都念三



皈依，它說智慧如海，天天念三皈依也就是我們的願，我們不但就是念，我們要真去做，智慧如海。「般若」，《智度論》說，「秦言（當時還是南北朝的時代，那時候北方是秦）智慧。一切諸智慧中最高第一」，一切種種智慧中，般若是最為第一，「無上、無比、無等」，沒有比它更上的，沒有能跟它相比的，沒有和它能相提並論的，沒有能超勝的，這就是般若。這說明它的高。再有《往生論註》，這是天親菩薩的，他有五百多部論。他以前是小乘，後來他明白了，大乘才是真正的佛法殊勝之處。他跟他哥哥說我得懺悔，我得把舌頭割掉，我過去說了好多毀謗大乘的話。他哥哥說得好，你有幾個舌頭？我有一個。你割一個舌頭夠懺悔嗎？你得割多少才夠？他說那我怎麼辦？他說就用你那個謗法的舌頭來弘法。所以他作了很多論，《往生論》就是世親菩薩作的，三經一論就有《往生論》，就是這位要割舌頭的，先是小乘。現在我們還有很多，南方許多國家，他們是小乘國家，還有一部分人，還是不大相信大乘。可見很難，世親菩薩已經做了榜樣。

他說「般若者，達如之慧名」，使你通達、達到如這樣的智慧的名字。主要這個智慧不是別的智慧，譬如你說法如雲如雨，論文汗牛充棟、著作等身，都不是，是你通達到如的這種智慧的名字，叫做般若。使你達於如，了達、到達，達於如，通達。如就是真如的如，通達於如。這個意思就是說，你通達到真如的智慧才叫做般若。《大乘義章》解釋這個慧字，這慧字直接解釋，不用說般若，就說慧字，智慧廣大，原文是慧，解釋這慧字，「真心體明，自性無暗，目之為慧。」所以有的人以為這些世智辯聰是智慧，恰恰是反了，世智辯聰是修道者最大的障礙。很精明，很世故，很有策略，很有學問，辯才無礙，能說會道，這種種的世智辯聰是八難之一。八難之中包括世智辯聰，包括瞎子、聾子、啞巴、神經病，所以

世智辯聰跟神經病並坐在一個板凳上，不是優點，而是缺點。慧是什麼？你真心的本體明白了，什麼是你的真心，你真心的本體是什麼明白了。自性，對於自己的本性，什麼是無明？無明就是暗，對這上頭沒有無明，你清楚了，這個叫做慧。所以證涅槃，涅槃三德就是法身德、解脫德、般若德，證法身、得解脫全靠的是般若。般若是什麼？就是明白你自心，明白你自性。所以一切法，常常大家有時候想打架，這一宗說那一宗不好，那一宗說這一宗不好，其實是一家人。禪宗和淨土有什麼分別，跟密宗又有什麼分別？只是在有些細微的地方，什麼形式上和習慣上有些不同，說到最高的地方是一件事情。你真心的本體是本有，它明現了，這就是智慧，自性朗然。

「《嘉祥疏》曰：五度為行，不能出離生死。」五度就是前五度，戒定慧都是好的，但是大家要知道，戒定兩個字是前五度，這個禪定可以說不能出離生死。「要須智慧達解本原」，你看這個提得很明顯，這些大德，嘉祥大師這些話都很好，你就必須要什麼？要你的智慧能夠達解本源。什麼本源？你自心的本源。所以窮盡心源，把你這個心源窮盡了，「方皆過出」，你才對於這一切一切你都能超過，你才真正能出去。「故云最上」，所以智慧最上。所以法藏比丘第一求的是智慧，不是求神通。我說現在最大的錯誤，這些修行人就是想得神通。很多人還發願，願我早得神通，我來弘揚佛法。不知道，你這是破壞佛法，佛制是不許的。因為一些妖魔鬼怪他們有他們的通，他們很可以欺騙，大家都一樣，你會我也會，他就可以冒充你。所以神通對於佛法說是聖末邊事，是聖道，但是聖道的末了，邊邊上的事情。你說它不是聖道那就不對，但聖道中這個是末了的邊邊上的事情。所以智慧是最上。

願我智慧廣大深如海，「內心清淨絕塵勞」。塵勞，塵就是塵

土；勞，因為煩惱等等，它蓋住你的真心，擾亂你的身心，它是一種像污垢似的。所以說是塵，擾亂你的身心，讓你牢騷、生氣，你老得跑、老得奔，成天這麼忙，所以叫勞，塵勞。內心清淨絕塵勞，你要是智慧廣大深如海，他必然內心清淨，他必然也就沒有塵勞。《心經》可以做為咱們這個證據，「觀自在菩薩，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」，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，這不就是智慧到彼岸嗎？智慧到彼岸，他就「照見五蘊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」，他自然。然而你這個智慧是什麼？你就知道色受想行識都是沒有的。現在連科學家都懂得，色是由於眾生的錯覺，是妄，妄就不是真有，妄是空。五蘊皆空，都空了你還有什麼苦厄？沒有塵勞，也清淨了，沒有塵勞不就清淨了嗎？也就沒有苦了。所以這是很自然的。智慧廣大深如海，內心自然清淨絕塵勞。

「超過無邊惡趣門」，無邊兩個字好，惡趣門，我超過惡趣門。三惡道，進入三惡道就是到鬼那有個門，到畜生那有個門，到地獄一個門，三個門。剛才說無邊，就是告訴你，進入三惡道你隨處都可以進，這個門是無邊無數無量，在你前後左右都是門，在你舉足下足之處它都是坑，隨時隨地都給你種上入三惡道的因，將來最後讓你入三惡道。只有你智慧廣大深如海，內心清淨絕塵勞，所以你就超過無量無數無邊不可說不可說的惡趣門，對你都沒有妨礙了。所以我們說，菩薩時時要、常常要善護己念，這無邊的惡趣之門。超過無邊惡趣門就修到菩提究竟岸，你很快就到（菩提就是佛果）究竟的彼岸。咱們生死是此岸，涅槃是彼岸，這就到了彼岸。

「無明貪瞋皆永無，惑盡過亡三昧力」。我的無明和貪瞋永遠都沒有了。無明全沒有了就是佛，所以不是很煩雜的事情。所以一破無明，要在別教說就是地上菩薩，在圓教說你還是初住。一共是四十二品無明，你要到了等覺，破了四十一品，你還有最後一分的

生相無明，這個怎麼出生的阿賴耶識還不明白，把這最後一分也破了就成佛。所以惑盡過亡三昧力，無明貪瞋都永無，貪瞋痴是三毒，當然這三毒不應該有，而且無明也沒有，因為無明就是愚痴，愚痴就跟智慧正好是對立面。你這個般若智慧來了，你明了，譬如說屋子裡暗、黑，你一點燈，暗就沒了，這不並立。說千年的暗一燈就明，一彈指間就消滅，屋子裡沒有無明了，照見種種物、見種種色。所以智慧廣大深如海，無明貪瞋就永無，還永遠沒有，這就很厲害，持久。惑盡過亡，一切惑，所謂惑是見思惑、塵沙惑、無明惑，無明都沒有了，前面也沒有了，還有什麼過失？過就沒有了。這由於什麼？由於三昧的力量。最後也歸到三昧，三昧是定，三昧就是等持，沒有昏沉也沒有散亂。三昧之中，以念佛三昧稱為三昧中王，又稱為寶王三昧。因為最尊的莫若王，價值最高的莫若寶，所以稱為寶王三昧。惑盡過亡三昧力，也就是說，所謂是佛佛相念，說上面經論佛佛相念，所以這是由於念佛，念佛三昧之力。這個地方就是定和慧，一上來提倡智慧，最後又提了定，所以慧和定都是重要的，但是慧居首位。

「亦如過去無量佛」，我也像過去無量的佛一樣，「為彼群生大導師」，為一切眾生做大導師，我要救一切的世間苦。這也包括三賢的菩薩，因為三賢還有無明，他要破無明，也應該救度，無明沒盡他也是苦，把生老病死種種苦都給度脫。地前三賢沒有咱們這個生死，他還有變易生死，從一地到一地有變易，所以都要度脫。

「常行布施及戒忍」，這是六度，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進、禪定、智慧六波羅蜜。未度的有情我要叫他得度，「已度之者使成佛」，沒有得度的眾生我要度，他已經開始走上覺悟之路要讓他成佛。就好像對於菩提心一樣，沒有發菩提心的我要勸他發，已經發起的我要叫他增長，已經增長的我要護持他成佛。所以我們度生，應該

是包括這一切人都在內，對於自己當然更是如此，你自己不能夠做個榜樣，不能示範，你能說不能行，就往往言教不如身教。所以是以身弘法，以身謗法，有的人嘴上說得很好，所做的全是謗法，以身謗法破壞佛教就更嚴重。

「假令供養恆沙聖，不如堅勇求正覺」。你供養恆沙的佛菩薩，不如你堅勇來求正覺。這個地方我們可以引一段《華嚴經·普賢行願品》，一切供養是法供養最。什麼叫法供養？如說修行是供養，如佛所說的、如善知識所說的我去修行，這是供養，不是說你要拿錢、拿頭目腦髓。利益眾生，讓一切眾生得利益，是供養佛。麻雀，你扔一個米粒給麻雀吃，你現在不是給麻雀吃一粒米，你現在是供佛，因為你利益眾生。說這種平等的只是佛教，才是偉大之處。不離菩提心，攝受眾生也是供養，代眾生受苦是供養，勤修善根是供養，不捨菩薩業，不離菩提心，這也都稱為法供養。這個供養功德跟前頭相比，前頭就是說千分、萬分、億億分，它的千千萬萬，我們法供養的千千萬萬分之一它也趕不上，不可說分之一它也趕不上。所以堅勇求正覺正是法供養。「假令供養恆沙聖，不如堅勇求正覺」就是這個意思，也就是要明白本心，達自本性。所以這裡頭我們也看到，你供養恆沙聖不如堅勇求正覺，堅勇求正覺是什麼？是自覺。因此我們說到，為了要普度眾生，首要是自覺。這兩句話跟我們剛才說的是一致的，你供養恆沙之聖額外，你就要堅勇來求正覺，要自覺，自覺為首。今天就供養到這。